#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金史卷八十八至九十

詳校官國子監祭酒臣覺羅吉善

內閣中書臣李彤覆勘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高棫生

謄錄監生臣楊䲵

金史卷八十八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二十六

赫舍哩良弼 本名婁索　完顏守道 本名實訥埒

石琚　唐古安禮 本名烏楞古

伊喇道 本名趙三子光祖

赫舍哩良弼本名婁索輝發川人也曾祖呼蘭祖特伯

烈父太守世襲佛寧徙宣寧天會中選諸路女直字學生送京師良弼與納哈塔椿年皆童丱俱在選中時希尹為丞相以事如外郡良弼遇之途中望見之嘆曰吾輩學丞相文字千里來京師固當一見乃入傳舍求見拜於堂下希尹問曰此何兒也良弼自贊曰有司所薦學丞相文字者也希尹大喜問所學良弼應對無懼色希尹曰此子他日必為國之令器留之數日年十四為北京教授學徒常二百人時人為之語曰前有古新後

有羅索其從學者後皆成名年十七補尚書省令史簿書過目輒得其隱奧雖大文牒口占立成詞理皆到時學希尹之業者稱為第一除吏部主事天德初累官吏部郎中改右司郎中借秘書少監為宋主歲元使時納哈塔椿年為參知政事薦良弼才出己右用是為刑部尚書賜今名丁父憂以本官起復海陵嘗曰左丞相張浩練達事務而頗不實刑部尚書羅索言行端正無所阿諂因謂椿年曰卿可謂舉能矣常人多嫉勝己者卿

舉勝於己者賢於人遠矣改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良弼音吐清亮海陵詔諭臣下必令良弼傳旨聞者莫不聳動以故常被召問不踰年拜參知政事進尚書右丞賜佩刀入宮轉左丞海陵伐宋良弼諫不聽以為右領軍大都督海陵在淮南詔良弼與監軍圖克坦貞撫定上京遼右既而諸軍往往道亡北歸世宗即位於遼陽良弼乃還汴京海陵死世宗就以良弼為南京留守兼開封尹再兼河南都統召拜尚書右丞世宗謂良

弼曰卿嘗諫正隆伐宋不用卿言以至廢殞當時懐祿
偷安之人朕皆黜之矣今復用卿凡於國家之事當盡
言無復顧忌也良弼頓首謝斡罕敗於陷泉入奚中詔
良弼佩金牌及銀牌四往北京招撫奚契丹還拜尚書
左丞上言祖宗以來未録功賞者臣考按得凡三十二
人宜差第封賞詔曰已有五品以上官者聞奏六品以
下及無官者尚書省約量遷除自是功勞畢賞矣進拜
平章政事封宗國公初山東兩路明安穆昆與百姓雜

居詔良弼度宜易置使與百姓異聚與民田互相犬牙者皆以官田對易之自是無復爭許六年十一月皇太子生日上置酒於東宮良弼志寧同賜酒上曰邊境無事中外晏然將相之力也良弼奏曰臣等不才備位宰相敢不竭犬馬之力上悅進拜右丞相監修國史世宗謂良弼曰海陵時記注皆不完人君善惡為萬世勸戒記注遺逸後世何觀其令史官旁求書之又曰五從以上宗室在省祗候者才有可用具名聞奏其猥冗不足

莅官者亦聞奏罷去左丞完顔守道奏近都兩明安父子兄弟往往析居其所得之地不能贍日益困乏上以問宰臣良弼對曰必欲父兄聚居宜以所分之地與土民相換易雖暫擾然經久甚便右丞石琚曰百姓各安其業不若依舊便上竟從良弼議太宗實録成賜良弼金帶重綵二十端同修國史張景仁曹望之劉沖淵以下賜有差世宗與侍臣論令古爲臣孰賢不肖因謂宰相曰皇統正隆多殺臣僚往往死非其罪朕委卿等以

大政毋違道以自陷毋曲從以誤朕惟忠惟孝匡救輔益期致太平良弼對曰臣等過蒙嘉惠雖蹈湯敢不盡心聖諭諄諄臣等不勝萬幸良弼請於榷場市馬毋拘牝壯今官馬甚少一旦邊境有警乃調於民不亦晚乎上從之八年選侍衛親軍世宗聞其中多不能弓矢詔使習射頃之問良弼及平章政事思敬曰女直人習射尚未行耶良弼對曰已行之矣同知清州防禦事常德暉上書言吏部格法止叙年勞雖有材能拘滯下位刺

史縣令多不得人乞密加訪察然後廉問今酒稅使尚選能吏縣令可不擇人才乞以能吏當任酒稅使者任親民之職上是其言謂宰相曰朕思庶職多不得人中夜而寤或達旦不能寐卿等注意選擇朕亦密加體察良弼對曰女直契丹人須是曾習漢人文字然後可方令大率多為黨與或稱譽於此或見毀於彼所以難也上曰朕所以密令體察也上謂良弼曰明安穆昆牛頭稅粟本以備凶年凡水旱乏糧處就賑給之進拜左丞

相監修國史如故良弼爲相既久練達朝政上所詢訪盡誠開奏垂紳正笏不動聲氣議政多稱上意以毋憂去起復舊職是時夏國王李仁孝乞分國之半以封其臣任得敬上以問羣臣羣臣多言此外國事從之可也上曰此非是仁孝本心不可從良弼議與上意合既而夏國果誅任得敬上表來謝參知政事宗叙請置沿邉濠塹良弼曰敵國果來伐此豈可禦哉上曰卿言是也高麗國王王晛表讓國於其弟晧上疑之以問宰相良

弼良弼策以為讓國非王覡本心其後趙位寵求以四十州來附其表累言王晧弑其兄覡如良弼策語在高麗傳中世宗罷採訪官謂宰臣曰官吏之善惡何由知之良弼對曰臣等當為陛下訪察之以進睿宗實録賜通犀帶重綵二十端是年有事南郊良弼為大禮使自收國以來未嘗講行是禮歷代典故又多不同良弼討論損益各合其宜人服其能上與良弼守道論明安穆昆官多年幼不習教訓無長幼之禮曩時鄉里老者輒

教導之令鄉里中耆老有能教導者或謂事不在已而不問或非其職而人不從可依漢制置鄉老選廉潔正直可為師範者使教導之良弼奏曰聖慮及此億兆之福也他日上問曰朕觀前史有在下位而存心國家直言為民者今無其人何也良弼曰今豈無其人哉葢以直道而行反被謗毀禍及其身是以不為也大定十四年歲在甲午大興尹璋為賀宋正旦使宋人就館奪其國書詔梁肅詳問衆議紛紛謂凡午年必用兵上以問

良弼對曰太祖皇帝以甲午年伐遼太宗皇帝以丙午年克宋今茲宋人奪我國書而適在午年故有此語未必然也既而梁肅至宋宋主起立授受國書如舊儀梁肅既還宋主遣工部尚書張子顏知閤門事劉宻來祈請其書曰言念眇躬夙承大統荷上國照臨之惠尋盟遂閱於十年修兩朝聘問之勤繼好靡忘於一日惟是函書之受當新賔接之儀嘗空臆以屢陳飭行人而再請仰祈眷顧俯賜矜從上與大臣議良弼奏曰宋國免

稱臣為姪免奉表為書恩賜亦已多矣今又乞免親接
國書是無厭也必不可從平章政事完顔守道參知政
事伊喇道與良弼議合左丞石琚右丞唐古安禮以為
不從所請必至於用兵上謂琚等曰卿等所言非也所
請有大於此者更欲從之乎遂從良弼議答其書畧曰
弗循定分之常復有授書之請謂承大統愈見自尊奈
何以若所為尚求其欲矧曰已行之禮庸得而更其授
受禮儀終不復改上問宰臣嘗求内外官舉賢能未聞

有舉者何也參政魏子平請當舉者每任須舉一人視其當否以爲賞罰上曰宋制薦舉其人犯私罪者舉主雖至宰執亦坐降罰人心有恒者鮮財利怵於前或喪其所守宰臣任大責重豈坐是以爲升黜耶良弼曰前詔朝官六品以上外官五品以上各舉所知盡申明前詔從之上曰朕欲周知官吏善惡若尋常遣官采訪恐用非其人然則官吏善惡何以知之良弼曰臣等當爲陛下訪察上曰然但勿使名實混淆耳上欲徙幹罕逆

黨分散置之遼東良弼奏此輩已經赦宥徙之生怨望上曰此目前利害朕為子孫後世慮耳良弼曰非臣等所及也於是以嘗預亂者徙居烏庫哩實壘部上問宰臣曰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民不病饑今一二歲不登而人民乏食何也良弼對曰古者地廣人淳崇尚節儉而又惟農是務故蓄積多而無饑饉之患也今地狹民衆又多棄本逐末耕之者少食之者衆故一遇凶歲而民已病矣上深然之於是命有司懲戒荒縱

不務生業者十七年以疾辭相位不許告滿百日詔賜
告遣太醫診視屢使中使問疾良弼在告既久省多滯
事上以問宰相參政張汝弼對曰無之上曰豈曰無之
自今疑事久不能決者當具以聞十八年表乞致仕歸
田里上遣使慰諭之曰卿比以疾在告朕甚憂之今聞
卿將往西京養疾彼中風土非老疾所宜京師中倦於
人事若就近都佳郡居處待疾少間速令朕知之良弼
奏曰臣遭遇聖明濫膺大任夙夜憂懼以至成疾比蒙

聖恩數遣使存問賜以醫藥臣之茍活至今皆陛下之賜也臣豈敢望到鄉里便可愈疾臣去鄉歲久親識多已亡没惟老臣獨在鄉土之戀誠不能忘臣竊惟自來人臣受知人主無逾臣者臣雖粉骨碎身無以圖報若使一還鄉社得見親舊則死無恨矣上問宰相曰丞相良弼必欲歸鄉里朕以世襲明安封其子符寶哈達俾之侍行何如右丞相完顏守道曰不若以明安授良弼使其子攝事上從之於是授和倫松科明安給丞相俸

傔良弼乃致仕歸上謂宰相曰卿等非不盡心但才力不及良弼所以惜其去也其後尚書省奏差除上曰丞相良弼擬注差除未嘗苟與不當得者薦舉往往得人鈕祜祿額特埒伊喇慥費摩餘慶皆其所舉至於私門請託絶然無之嘗問良弼每旦暮日色皆赤何也良弼曰旦而色赤應在東高麗當之暮而色赤應在西夏國當之願陛下修德以應天則災變自弭矣既而夏國有任德敬之亂高麗有趙位寵之難其言皆驗云是歲薨

年六十上悼惜之遣太府監伊喇慥同知西京留守王佐為勅葬祭奠使賻白金綵幣加等喪祭皆從官給追封金源郡王命翰林待制伊喇履勒銘墓碑謚誠敏良弼性聰敏忠正善斷決言論器識出人意表雖起寒素致位宰相朝夕惕惕盡心於國謀慮深遠薦舉人材常若不及居家清儉親舊貧乏者周給之與人交久而愈敬居位幾二十年以成太平之功號賢相焉大定十五年圖像衍慶宫謚武定明昌五年配饗世宗廟廷

守道本名實納將以祖古新功擢應奉翰林文字皇統九年同知盧龍軍節度使事歷獻祁濱薊四州刺史世宗幸中都過薊父老遮道請留再任平章政事伊喇元宜舉以自代於是還昭毅大將軍授左諫議大夫内族晏以恩舊拜左丞相守道諫曰陛下初即位天下略定邉警未息方大有為之時恐晏非其材必欲親愛莫若厚與之禄俾勿事事乃授以太尉致仕世宗録扈從將士之勞欲行賞賚而帑藏空竭議貸民財以與之守道

曰人罹虐政方喜更生今仁恩未及而徵斂遽出如羣
望何寧出宮中所有無取於民遂從其言契丹叛遼東
明安穆昆在其境者或附從之朝議欲徙之內地守道
極陳其不可右副元帥默音將兵討賊不即擊守道力
言於朝詔遣布薩忠義赫舍哩志寧往代之東方已平
大定二年宮中十六位火方事完葺時已久夏頗妨民
力守道諫而罷未幾改太子詹事兼右諫議大夫馳驛
規畫山東兩路軍糧及賑民饑守道籍大姓戶口限以

歲儲使盡輸其贏入官復給其直以是軍民皆足拜參知政事兼太子少保守道懇辭世宗諭之曰乃祖勲在王室朕亦悉卿忠謹以是擢用無為多讓時契丹餘黨未附者尚衆北京臨潢泰州民不安詔守道佩金符往安撫之給羣牧馬千匹以備軍用守道招致契丹呼敦紐赫等内附民以寧息遷進尚書左丞兼太子少師嘗從獵近郊有虎傷獵夫帝欲親射之守道叩馬極諫而止俄拜平章政事十四年宋人遣使因陳請手接書事

左丞石琚等議從其請帝意未決守道等以為不可許帝卒從之詳在赫舍哩良弼傳中既而遷右丞相監修國史復遷左丞相授世襲穆昆二十年修熙宗實錄成帝因謂曰卿祖古新行事有未當者尚不為隱見卿直筆也尋請避賢路帝不許進拜太尉尚書令改授尚書左丞相諭之曰丞相之位不可虛曠須用老成人故復以卿處之卿宜悉此未幾復乞致仕帝曰以卿先朝勲臣之後特委以三公重任自秉政以來效竭忠勤朕甚

嘉之令引年求退甚得宰相體然未得代卿者以是難從汝勉之哉二十五年坐擅支東宮諸皇孫食廩奪官一階尋改兼太子太師特録其子珪襲穆昆充符寳祗候章宗為原王詔習騎鞠守道諫曰京制中未可帝曰此習武備耳自為之則不可從朕之命庸何傷乎然亦不可數也二十六年懇求致仕優詔許之特賜宴於慶春殿帝手飲以卮酒錫與甚厚以其子珪侍行又賜次子璋進士第明昌四年卒年七十四上聞之震悼遣其

弟黙檢司判官富德致祭賻銀千兩重綵五十端絹五百匹太常議謚曰簡憲上改曰簡靖蓋重其能全終始云

石琚字子美定州人沉厚好學父臯補郡吏廉潔自持稱為長者從魯王棣摩攻青州州人堅守不降棣摩怒之及城破命臯計州民人數將使諸軍分掠有之臯緩其事棣摩譲之臯曰大王將為朝廷撫定郡縣當使百姓安堵熈或侵苦之若取城邑而殘其民則未下者必

死守以拒我皐之稍緩安敢逃罪棣摩感悟乃下令曰敢有犯州人者以軍法論指其坐謂皐曰汝之子孫必有居此坐者皐隨守定州唐縣人王八謀為亂書其縣人姓名於籍無慮數千人其黨持其籍詣州發之皐主鞫治是時冬月皐抱籍上廳事佯為頓仆覆其籍爐火中盡焚之不可復得其姓名止坐為首者餘皆得釋琚生七歲讀書過目即成誦既長博通經史工詞章天眷二年中進士第一再調弘政邢臺縣令邢守貪暴屬縣

掊取民財以奉所欲琚獨一物無所與既而守以贓敗他令佐皆坐累琚以廉辦改秀容令復擢行臺禮部主事召為左司都事累遷吏部郎中貞元三年以父喪去官尋起復為本部侍郎世宗舊聞其名大定二年擢為諫議大夫侍郎如故奉命詳定制度琚上疏六事大槩言正紀綱明賞罰近忠直遠邪佞省不急之務罷無名之役上嘉納之遷吏部尚書琚自員外郎至尚書未嘗去吏部且十年典選久凡宋齊換授官格南北通注銓

法能縷指而次第之當時號為詳明頃之拜參知政事
琚辭讓再三上曰卿之材望無不可者何以辭為右丞
蘇保衡監護十六位工役詔共典其事給銀牌二十四
許從宜規畫上曰此役不欲煩民丁匠皆給雇直毋使
貪吏夤緣為姦利以興民怨卿等勉力稱朕意焉圖克
坦喀齊喀定陝西琚請肆赦秦隴以安百姓上從之丁
母憂尋起復進拜尚書右丞天長觀災詔有司營繕有
司闢民居以廣大之費錢三十萬貫蔚州采地蕈役數

百千人琚奏之上曰自今凡稱御前者皆稟奏琚與孟浩對曰聖訓及此百姓之福也是時議禁網捕狐兎等野物累計其獲或至徒罪琚奏曰捕禽獸而罪至徒恐非陛下意杖而釋之可也上曰然久之進拜左丞兼太子少師上問宰相古有居下位能憂國為民直言無忌者今何以無之琚對曰是豈無之但未得上達耳上曰宜盡心采擢之世宗將行郊祀議配享琚曰配者侑神作主也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推祖考以配天同尊之

也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漢魏晉皆以一帝配之高宗始以高祖太宗同配垂拱初以高祖太宗高宗並配玄宗開元十一年罷同配之禮以高祖配宋太宗時以宣祖太祖配真宗時以太祖太宗配仁宗時有司請以三帝並侑遂以太祖太宗真宗並配其後禮院議對越天地神無二主當以太祖配此唐宋變古以三帝配天終竟依古以一祖配也將來親郊合依古禮以一祖配之上曰唐宋不足為法止當奉太祖皇帝配之据嘗

請命太子習政事或譖之曰琚希恩東宫世宗察其無
他以此言告之琚對曰臣本孤生蒙陛下拔擢備位執
政兼師保之任臣愚以為太子天下之本當使知民事
遂言及之因乞解少師十年二月祭社有司奏請御署
祝版上問琚曰當署乎琚曰故事有之上曰祭祀典禮
卿等慎之無使後世譏誚熙宗尊謚太祖宇文虛中定
禮儀以常朝服行事當時朕雖童穉猶覺其非琚曰祭
祀大事也非故事不敢行上謂琚曰女直人往往徑居

要達不知閭閻疾苦卿嘗為丞簿民間何事不知凡利害極陳之上與宰臣議鑄錢或以鑄錢工費數倍欲采金銀坑冶上曰山澤之利可以與民惟錢幣不當私鑄若財貨流布四方與在官何異琚進曰臣聞天子之富藏於天下正如泉源欲其流通耳上問琚曰古亦有百姓鑄錢者乎對曰使百姓自鑄則小人圖厚利錢愈薄惡古所以禁也時民間往往造作妖言相為黨與謀不軌事覺伏誅上問宰臣曰南方尚多反側何也琚對曰

南方無頼之徒假託釋道以妖幻惑人愚民無知遂至犯法上曰如僧智究是也此輩不足惜但軍士討捕利取民財害及良民不若杜之以漸也智究大名府僧同寺僧兆智義與智究言蓮華經中載五濁惡世佛出魏地心經有夢想究竟湼槃之語汝法名智究正應經文先師藏瓶和尚知汝有是福分亦作頌子付汝智究信其言遂謀作亂歷大名東平州郡假託抄化誘惑愚民潛結姦黨議以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先取兖州會徒

巏山以應天時三字為號分取東平諸州府及期嚮夜使逆黨胡智愛等刼旁近軍寨掠取甲仗軍士擊敗之會傳戬劉宣亦於陽穀東平上變皆伏誅連坐者四百五十餘人宗室子或不勝任官事世宗欲授散官量與廪禄以贍足之以問宰臣曰於前代何如琚對曰堯親九族周家内睦九族皆帝王盛事也琚之將順多此類十三年上表乞致仕十六年再表乞致仕再不許參知政事唐古安禮忤上意出為横海軍節度使數年不復

呂據對便殿從容進曰唐古安禮忠直久在外官世宗深然之遂自南京留守召爲尚書右丞據嘗舉室紹先以爲右司員外郎紹先中風暴卒上甚惜之謂據曰卿之所舉也感歎者再三十七年拜平章政事封莘國公明年拜右丞相修起居注伊喇傑上書言朝奏屏人議事史官亦不與聞無由記録上以問宰相據與右丞唐古安禮對曰古者史官天子言動必書以儆戒人君庶幾有畏也周成王翦桐葉爲圭戲封叔虞史佚曰天子

不可戲言言則史書之以此知人君言動史官皆得記録不可避也上曰朕觀貞觀政要唐太宗與臣下議論始議如何後竟如何此政史官在側記而書之耳若恐漏泄幾事則擇慎密者任之朝奏屏人議事記注官不避自此始以年老衰病固辭上曰朕知卿年老勉為朕留候一二年朕將思之上謂宰臣曰朕為天子未嘗敢專行獨斷每事徧問卿等可行則行之不可則止也琚與平章政事唐古安禮奏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陛下

行之天下幸甚居一年復表致仕乃許詔以一孫為閤門祗候即命駕歸鄉里久之世宗謂宰臣知人最為難事近來左選多不得人惟石琚為相往往舉能其官左丞伊喇道參政鈕祜祿額特埒舉右選頗得之朕常以不能徧識人材為不足此宰相事也左右近侍雖常有言朕未敢輕信又曰近日刺史縣令多闕員當擇幹濟者除之資級不到庸何傷又曰惟石琚最為知人唐古鼎為定武軍節度使上謂鼎曰久不見石琚精力比舊

何如汝到官往視之顯宗亦思之因琚生日寄詩以見意二十二年以疾薨於家年七十二謚文憲泰和元年圖像衍慶宫配享世宗廟庭

唐古安禮本名烏楞古字子敬好學通經史工詞章知為政大體貞元中累官臨海軍節度使入為翰林侍讀學士改濬州防禦使彰化軍節度使大定初遷益都尹召為大興尹上曰京師好訛言府中姦吏為民患卿雖年少有治才去其宿弊毋為因仍察廉入第一等進階

榮禄大夫七年五月大興府獄空詔錫宴勞之凡州郡有獄空者皆賜錢為錫宴費大興府錫宴錢三百貫其餘有差久之拜參知政事罷為横海軍節度使歷河間尹南京留守以喪去官起復尚書右丞詔曰南路女直户頗有貧者漢户租佃田土所得無幾費用不給不習騎射不任軍旅凡成丁者簽入軍籍月給錢米山東路沿邊安置其議以聞泱甸上問曰宰臣議山東明安貧户如之何奏曰未也乃問安禮曰於卿意如何對曰明

安人與漢户今皆一家彼耕此種皆是國人即曰簽軍恐妨農作上責安禮曰朕謂卿有知識每事專傚漢人若無事之際可務農作度宋人之意且起争端國家有事農作奚暇卿習漢字讀詩書姑置此以講本朝之法前日宰臣皆女直拜卿獨漢人拜是耶非耶所謂一家者皆一類也女直漢人其實則二朕即位東京契丹漢人皆不往惟女直人偕來此可謂一類乎又曰朕夙夜思念使太祖皇帝功業不墜傳及萬世女直人物力不

因卿等悉之因以有益貧窮明安人數事詔左司郎中
紐祜禄額特將使書之百官集議尚書省十七年詔遣
監察御史完顔托克索行邊從行契丹雅爾四人蘇喇
卓多雅魯斡里雅自邊亡歸達實上聞之詔曰達實在
夏國西北昔斡罕爲亂契丹等響應朕釋其罪俾復舊
業遣使安輯之反側之心猶未已若達實使人間誘必
生邊患遣使徙之俾與女直人雜居男婚女聘漸化成
俗長久之策也於是遣同簽樞密院事赫舍哩額頁吏

部郎中費摩餘慶翰林修撰伊喇傑徙西北路契丹人
嘗預斡罕亂者上京濟州等路安置以兵部郎中伊喇
子元爲西北路招討都監詔子元曰卿可省諭徙上京
濟州契丹人彼地土肥饒可以生殖與女直人相爲婚
姻亦汝等久安之計也卿與額頁同催發徙之仍遣明
安一員以兵護送而東所經道路勿令與羣牧相近脫
或有變即便討滅俟其過嶺卿即還鎮上已遣額頁子
元等謂宰臣曰海陵時契丹人尤被信任終爲叛亂羣

牧使鶴壽駙馬都尉賽音昭武大將軍珠勒呼金吾衛上將軍布敦皆被害賽音等皆功臣之後在官時未嘗與契丹有怨彼之野心亦足見也安禮對曰聖主溥愛天下子育萬國不宜有分別上曰朕非有分別但善善惡惡所以為治異時或有邊釁契丹豈肯與我一心也哉他日上又曰薦舉大臣之職外官五品猶得舉人宰相無所舉何也安禮對曰孔子稱才難賢人君子世不多有陛下必欲得人當廣取士之路區别器使之斯得

人矣上曰除授格法不論奉職皆閥閱子孫朕所知識有資考出身月日親軍不以門第收補無廕者不至武義不得出職但以女直人有超遷官資故出職反在奉職上天下一家獨女直有超遷格何也安禮對曰祖宗以來立此格恐難輒改轉左丞與右丞富察通同日拜上謂之曰朕今年五十有五若過六十必倦於政事宜及朕之康强凡女直明安穆昆當修舉政事改定法令宗族中鮮有及朕之壽者朕頗習女直舊風子孫豈能

知之況政事乎卿等宜悉此意上又曰大理寺事多留滯寀執不督責之何耶安禮對曰寀牘疑難者舊例給限上曰舊例是耶非耶今不究其事輒給以限耶參政伊喇道曰臣在大理時未嘗有滯事上曰卿在大理無滯事為寀執而不能檢治何也道無以對而退上問宰臣曰御史臺官亦與親知往來否皆曰往來殊少上曰臺官當盡絕人事諫官記注官與聞議論亦不可與人游從安禮對曰親知之間恐不可盡絕也上曰職任如

是何恤人之言進拜平章政事封芮國公授世襲穆昆
上諭安禮前代史書詳備今祖宗實録太簡略對曰前
代史皆成書有帝紀列傳他日修史時亦有帝紀列傳
其詳自見於列傳也安禮嘗議科目言於上曰臣觀近
日士人不以策論為意今若詩賦策論各場考試文理
俱優者為中選以時務策觀其器識庶得人也上曰卿
等議之上謂宰臣曰賞有功不可緩緩賞無以勸善安
禮對曰古所謂賞不踰時者正謂此也二十一年拜右

丞相進封中國公固辭曰臣備位宰相無補於國家夙夜憂懼惟恐得罪上負陛下下負百姓臣實不敢受丞相位惟陛下擢賢於臣者用之上曰朕知卿正直與左丞相錫馨無異且練習政事無出卿之右者其毋多讓安禮頓首謝是歲薨泰和元年配享世宗廟廷

伊喇道本名趙三其先伊實部人也初從咸平為人寬厚有大志以篤孝著名通女直契丹漢字皇統初補刑部令史轉尚書省令史再遷大理司直丁母憂起復遷

户部員外郎正隆三年徙臨潢咸平路畢沙河等三明安屯戍噶爾薩還奏海陵謂侍臣曰道骨相異常他日必登公輔明年遷本部郎中海陵伐宋爲都督府長史海陵死師還無復紀律士卒掠淮南百姓皆之有男女二百餘人自願與道爲奴道受之至淮俟諸軍畢濟乃悉遣還大定二年復爲户部郎中與梁球安撫山東招諭盜賊民或避盜避役者並令歸業不問罪名輕重皆原之軍人不得並緣虜掠布薩忠義討斡罕道參謀幕

府事賊平元帥府以俘獲生口分給官僚道悉縱遣之還京師入見既退世宗目送之曰此人有幹才可大用也遷翰林直學士兼修起居注頃之世宗曰道清廉有幹局翰林文雅之職不足以盡其才中都轉運繁劇乃改同知中都路都轉運事詔道送河北山東等路廉察善惡升降官員制敕上曰卿從討契丹不貪俘獲其志可嘉故命卿為使卿其勉之是歲以廉升者磁州刺史完顏富色里為北京副留守濰州刺史富察芬徹為博

州防禦使咸州刺史完顏烏達布為磁州刺史治狀不善下遷者登州刺史大磐為嵩州刺史同知南京留守高德基為同知北京轉運使衛州防禦使完顏阿林為陳州防禦使真定尹圖克坦巴噶為興平軍節度使安國軍節度使唐古重國為彰化軍節度使仍具功過善惡宣諭毋受饋獻遷大理卿五年宋人請和罷兵道往山東閱實軍器振贍戍兵妻子再除同知大興尹親軍百人長完顏額森博勒非禁直日帶刀入宮夜入左藏

庫穀都監郭良臣盜取金珠點檢司執其疑似者八人掠笞三人死五人者自誣贓不可得上疑之命道參問道持久其獄既而額森博勒鬻金事覺伏誅上曰箠楚之下何求不得奈何點檢司不以情求之乎賜掠死者錢人二百貫周其家不死者人五十貫詔自今護衛親軍百人長五十人長非直日不得帶刀入宮遷戶部尚書上曰朕初即位卿為戶部員外郎聞卿孳孳為善進卿郎中果有可稱及貳京尹亦能善治戶部經治國用

卿其勉之道頓首謝改西北路招討使賜金帶故事招討使到官諸部皆獻馳馬多至數百道皆却之數月皆復貢職父喪去官起復參知政事初諸部有獄訟招討司例遣胥吏按問往往為姦利道請專設一官上嘉納之招討司設勘事官自此始上謂宰臣曰比聞大理寺斷獄輒經旬月何耶道奏曰在法決死囚不過七日徒刑五日杖刑三日上曰法有程限而輒違之此官吏之責也嚴戒約以去其弊進尚書右丞已致仕上曰卿孝於

家忠於朕通習法令政事雖逾六十心力未衰未可退也乃除南京留守賜通犀帶上曰河南統軍烏庫哩色埒為人少戇凡邊事須與卿共議卿以朕意諭色埒也入拜平章政事道弟臨潼令約博犯罪至死道待罪於家皇太子生日宴於慶和殿上問道何故不在參知政事鈕祜祿額特埒曰其弟犯死刑據制不合入內上曰此何傷也即詔道起視事是時縣令多闕上以問宰相道奏曰散官宣武以上借除以充之上曰廉察八品

以下已去官者録事丞簿有清幹之譽者縣尉入優等者皆與縣令散官至五品無貪汙曠職之名者亦可與之俟縣令不闕即如舊制二十三年罷為咸平尹封莘國公上曰卿數年前嘗乞致仕朕不許卿卿今老矣咸平卿故鄉地凉事少老者所宜賜通犀帶明日復遣近侍曹淵諭旨曰咸平自斡罕亂後民業尚未獲舊朕聽卿歸鄉里所以安輯一境也二十四年薨上聞之悼惜良久是歲幸上京道過咸平遣使致祭賻贈有加詔圖

像藏秘省擢其子巴噶為閤門祗候

光祖字仲禮幼名巴噶以廕補閤門祗候調平晉令衛州都巡河内承奉押班累轉東上閤門使兼典客署令大安中改少府少監丁母憂起復儀鸞局使同知宣徽院使事秘書監右宣徽使興定二年十一月詔集百官議所以為長久之利者光祖等三人議曰募土人假以方面權任俾人自勸各保一方由是公府封建之論興焉語在九公傳三年轉左宣徽使五年卒

贊曰良弼守道琚安禮道皆無閼正隆時及其蒞治朝

佐明主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豈非遇其時耶官序無

闕上下相安君享其名臣終其禄可謂盛哉海陵能知

伊喇道有公輔之器而不能用故其治績亦待大定而

後著焉人才之顯晦有係於世道之汙隆也尚矣金世

内燕惟親王公主駙馬得與世宗一日特召琚入諸王

以下竊語心蓋易之世宗覺之即語之曰使我父子家

人輩得安然無事而有今日之樂者此人力也乃歷舉

近事數十顯著為時所知者以曉之皆俯伏請罪君臣相知如此有不竭忠者乎大定末世宗將立元妃為后以問琚琚屏左右曰元妃之立本無異辭如東宮何世宗愕然曰何謂也琚曰元妃自有子元妃立東宮揺矣世宗悟而止且人主家事人臣之所難言者許敬宗以一言幾亡唐祚琚之對其為金謀者至矣

金史卷八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金史卷八十九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二十七

蘇保衡　翟永固　魏子平

孟浩田瑴附　梁肅　伊喇慥本名伊德爾

伊喇子敬本名鄂克多囉

蘇保衡字宗尹雲中天成人父京遼進士爲西京留守

宗翰兵至西京京出降久之京病篤以保衛屬宗翰京死宗翰薦之於朝賜進士出身補太子洗馬調解州軍事判官左監軍薩里罕駐軍陜西辟幕府參議軍事累官同知興中尹天德間繕治中都張浩舉保衛分督工役改大興少尹督諸陵工役再遷工部尚書海陵治兵伐宋與徐文等造舟於通州海陵獵近郊因至通州視工作兵興保衛為淛東道水軍都統制率舟師泛海徑趨臨安宋兵來襲敗于海中副統制鄭家死之大定二

年百姓困弊詔保衡山撫山東前太子少保高思廉安撫臨潢發倉粟以賑之無衣者賜以幣帛或官粟有闕則收糴以給之無妻室者具姓名以聞還除刑部尚書與工部尚書宗永兵部尚書完顏額哩頁往河南山東陝西宣問屯田軍人有會破大敵及攻城野戰立功者具姓名以聞或以寡敵衆或與敵相當能先登敗敵者正軍及㒖甲伊勒希補官一階明安穆昆以功狀上尚書省會隨海陵軍至淮上破敵者亦准上遷賞布薩忠

義伐宋保衡行戸部於關中兼糾察許以便宜黜守令不法者十餘人邠守傅慎微忤用事者被讒搆下獄且死保衡力救之得免入為太常卿遷禮部尚書拜參知政事三年宋人請和詔保衡往南京與布薩忠義斟酌事宜行之入奏進右丞四年宋人請和師還保衡朝京師初宫女稱心縱火十六位延燒諸殿上以方用兵國用不足不復營繕及宋和詔保衡監護役事遣少府監張仲愈取南京宫殿圖本上聞之謂保衡曰追仲愈還

民間將謂朕敎正隆華侈也六年冬有疾求致仕不許遣敬嗣暉傳詔曰卿以忠直擢居執政齒髮未衰遽以小疾求退善加攝養以俟疾間視事未幾薨年五十五世宗將放鷹近郊聞之乃還爲輟朝賻贈命有司致祭翟永固字仲堅中都良鄉人太祖與宋約攻遼事成以燕歸宋宋人以經義兼策取士永固中第一授開德府儀曹參軍金破宋永固北歸中天會六年詞賦科授懷安丞遷望雲令補樞密院令史辟左副元帥宗翰府掾

永固家貧求外補宗翰愛其能不許以錢三千貫周之薦於朝攝左司郎中除定武軍節度副使歷同知清州防禦使入為工部員外郎以母憂去官起復禮部郎中遷翰林直學士海陵篡立宋國賀正旦使至廣寧海陵使使以廢立事諭宋使遣還之以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完顏思恭為報諭宋使永固為副且令永固伺察宋人動靜使還改禮部侍郎从之分護燕京宮室役事永固請寫無逸圖於殿壁不納俄遷太常卿考試貞元元年

進士出尊祖配天賦題海陵以爲猜度已意名永固問曰賦題不稱朕意我祖在位時祭天拜乎對曰拜海陵曰豈有生則致拜死而同體配食者乎對曰古有之載在典禮海陵曰若桀紂曾行者欲我行之乎於是永固張景仁皆杖二十而進士張汝霖賦第八韻有曰方今將行郊祀海陵詰之曰汝安知我郊祀乎亦杖之三十頃之永固遷禮部尚書賜笏頭毬文金帶改永定軍節度使正隆二年例降二品以上官爵永固階光祿大夫

不降以寵異之還翰林學士承旨與直學士韓汝嘉俱
名至内殿問以將親伐宋事永固對曰宋人事本朝無
釁隙伐之無名縱使可伐亦無煩親征遣將帥可也由
是大忤海陵意永固即請致仕正隆四年正月丁巳海
陵朝永壽宫四品以上官賜宴永固至殿門外海陵即
以致仕宣命授之永固歸卧於家大定二年起拜尚書
左丞請依舊制廉察官吏革正隆守令之汙從之明年
表乞致仕詔不許罷為真定尹賜通犀帶尚書省奏永

固自執政爲真定永其織蓋當用何制度上曰用執政制度遂著爲令五年懇乞致仕許之六年薨

魏子平字仲均宏州人登進士第調五臺主簿累除爲尚書省令史除大理丞歷左司都事同知中都轉運使事太府監正隆三年爲賀宋主生日副使是時海陵謀伐宋子平使還入見海陵問江左事且曰蘇州與大名孰優子平對曰江湖地卑濕夏服蕉葛猶不堪暑安得與大名比也海陵不悅世宗即位除戶部侍郎大定二

年丞相布薩忠義伐宋置元帥府於南京子平掌餽運給金牌一銀牌六糧道給辦進戶部尚書六年復爲賀宋主生日使上曰使宋無再往者卿昔年供河南軍儲有勞用此優卿耳久之拜參知政事上問子平曰古者稅什一而民足今百一而民不足何也子平對曰什一取其公田之入今無公田而稅其私田爲法不同古有一易再易之田中田一年荒而不種下田二年荒而不種今乃一切與上田均稅之此民所以困也上又問曰

戍卒逋亡物故今按物力高者補之可乎對曰富家子弟騃懦不可用守戍歲時求索無厭家産隨壞若按物力多寡賦之募材勇騎射之士不足則調兵家子弟補之庶幾官收實用人無失職之患上從之海州捕賊八十餘人賊首海州人其兄今為宋之軍官上聞之謂宰相曰宋之和好恐不能久其宿泗間漢軍以女直軍代之子平曰誓書稱沿邊州城除自來合設置射糧軍數并巡尉外更不得屯軍守戍上曰此更代之非增戍也

上曰前日令内任官六品以上外任五品以上並舉所知未聞有舉之者豈無其才盖知而不舉也子平曰請令當舉之官每任須舉一人澤州刺史劉徳裕沂州刺史色克滄州同知額哩頁易州同知額哩埒楚邱縣令劉春格以贓汙抵罪上欲詔示中外丞相守道以為不可上以問子平曰卿意何如子平曰臣聞懲一戒百陛下固宜行之上曰然遂降詔焉宋人於襄陽漢江上造舟為浮梁三南京統軍司聞而奏之上問宰臣曰卿等

度之以為何如子平曰臣聞襄陽蘄黃皆於江北取之殆為此也上曰朕與卿等治天下當治其未然及其有事然後治之則晩矣河南統軍使宗叙求入見奏邊事上使修起居注紐祜祿額特埒就問狀宗叙言得邊報及宋來歸者言宋國調兵募民運糧餉完城郭造戰船浮橋兵馬移屯江北自和議後即罷制置司今復置矣南虢海州皆有姦人出沒此不可不備嘗報樞密院彼視以為文移故欲入見言之額特埒召凡言邊事者詰

問皆無實狀行至境上問至襄陽浮橋乃樵采之路如子平策還奏詔凡妄説邊關兵事者徒二年告人得實賞錢五百貫上問宰臣曰祭宗廟用牛羊盡力稼穡有功於人殺之何如子平曰曰惟天地宗廟用之所以異大祀之禮也十一年罷為南京留守未幾致仕十五年起為平陽尹復致仕二十六年薨于家

孟浩字浩然灤州人遼末年登進士第天會三年為樞密院令史除平州觀察判官天眷初選入元帥府備任

使承制除歸德少尹充行臺吏禮部郎中入爲戶部員外郎郎中韓企先爲相拔擢一時賢能皆置機要浩與田瑴皆在尚書省瑴爲吏部侍郎浩爲左司員外郎既典選善銓量人物分别賢否所引用皆君子而蔡松年曹望之許霖皆小人求與瑴相結瑴薄其爲人拒之松年蔡靖子靖將兵不能守燕山終敗宋國瑴頗以此譏斥松年松年初事宗弼於行臺省以微巧得宗弼意宗弼當國引爲刑部員外郎望之爲尚書省都事霖爲省

令史皆怨轂等時時毀短之於宗弼凡與轂善者皆指以為朋黨韓企先疾病宗弼往問之是日轂在企先所聞宗弼至知其惡已乃自屏以避宗弼曰丞相年老且疾病誰可繼丞相者企先舉轂而宗弼先入松年譖言謂企先曰此輩可誅轂聞流汗浹背企先薨轂出為橫海軍節度使選人龔夷鑒除名值赦赴吏部銓得預覃恩轂已除橫海部吏以夷鑒白轂轂乃倒用日月署之許霖在省典覃恩行臺省工部員外郎張子周素與轂

有怨以事至京師徵知夷鑒覃恩事嗾許霖發之訴以專擅朝政詔獄鞫之擬瑴與奚毅邢具瞻王植高鳳庭王傚趙益興龔夷鑒死其妻子及所往來孟浩等三十四人皆徙海上仍不以赦原天下寃之世宗在熙宗時知田瑴黨事皆松年等構成之而浩等三十二人遇天德赦令還鄉里多物故惟浩與瑴兄穀王補馮煦王中安在大定二年召見復官爵浩為侍御史穀為大理丞補為工部員外郎煦為兵部主事中安知火山軍事而

浩尋復為右司員外郎浩篤實遇事輒言無所隱上嘉其忠每對大臣稱之有疾求外補除祁州刺史致仕歸七年起為御史中丞而浩已年老世宗以不次用之再閱月拜參知政事故事無自中丞拜執政者浩辭曰不次之恩非臣所敢當上曰卿自刺史致仕除中丞國家用人豈拘階次卿公正忠勤雖年高猶可宣力數年朕思之久矣浩頓首謝世宗勅有司東宮涼樓增建殿位浩諫曰皇太子義兼臣子若所居與至尊宮室侔恐

制度未宜固宜示以儉德上曰善遂罷其役因謂太子曰朕思漢文純儉心常慕之汝亦可以為則也未幾皇太子生日上宴羣臣於東宮以大玉杓黄金五百兩賜丞相志寧顧謂羣臣曰卿等能立功朕亦褒賞如此又曰叅政孟浩公正敢言自中丞為執政卿等能如是朕亦不次用之世宗嘗曰女直本尚純朴今之風俗日薄一日朕甚憫焉浩對曰臣四十年前在會寧當時風俗與今日不同誠如聖訓上曰卿舊人固知之上謂宰臣

曰宋前廢帝呼其叔湘東王為豬王食之以牢納之泥
中以為戲笑書於史策所以勸善而懲惡也海陵以近
習掌記注記注不明當時行事實錄不載衆人共知之
者求訪書之浩對曰良史直筆君舉必書帝王不自觀
史記注之臣乃得盡其直筆浩復奏曰歷古以來不明
賞罰而能治者未之聞也國家賞善罰惡蓋亦多矣而
天下莫能知乞自今凡賞功罰罪皆具事狀頒告之使
君子知勸以遷善小人知懼以自警從之進尚書右丞

兼太子少傅罷爲真定尹上曰卿年雖老精神不衰善治軍民毋遽言退以通犀帶賜之十三年薨田瑴自大理丞累官同知中京留守終於利涉軍節度使二十九年章宗詔尚書省曰故吏部侍郎田瑴等皆中正之士小人以朋黨陷之由是得罪世宗用孟浩爲右丞當時在者俱已用之亡者未加追復其議以聞張汝霖奏曰瑴專權樹黨先朝已正罪名莫不稱當今追贈官爵恐無懲勸汝霖先朝大臣嘗與顧命上初即位不肯輒逆

其意謂之曰卿既以為不可姑置之蓋張浩與張松年友善故汝霖猶擠之也汝霖死後章宗復詔尚書省曰蓋自田瑴黨事之後有官者以為戒惟務苟且習以成風先帝知瑴等無罪錄用生存之人有擢至宰執者其次有為節度防禦刺史者其死者猶未追復子孫猶在編户朕甚憫焉惟徵賢顯善無間存没宜推先帝所以襃錄忠直之意並加恩卹以勵風俗據田瑴一起人除已叙用外但未經任用身死並與復舊官爵其子孫當

時已有官職以父祖坐黨因而削除者亦與追復應合追復爵位人等子孫不及蔭敘者亦皆量與恩例

梁肅字孟容奉聖州人自幼勤學夏夜讀書往往達旦母葛氏常滅燭止之天眷二年擢進士第調平遥縣主簿遷望都絳縣令以廉入爲尚書省令史除定海軍節度副使改中都警廵使遷山東西路轉運副使營治汴宮肅分護役事攝大名少尹正隆末境内盜起驅百姓平人陷賊中不能自辯者數千人皆繫大名獄肅到官

考驗得其情讞出者十八九大定二年究平趙植上書曰頃者正隆任用閹寺少府少監兼上林署令胡守忠因緣巧倖規取民利前薊州刺史完顔守道前中都警巡使梁肅勤恪清廉願加進擢於是守忠落少監守道自濱州刺史召為諫議大夫肅中都轉運副使改大興少尹肅上疏言方今用度不足非但邊兵耗費而已吏部以常調除漕司僚佐皆年老資高者為之類不稱職臣謂凡軍功進士諸科門蔭人知錢穀利害能使國用

饒足而不傷民者許上書自言就擇其可用授以職事每五年委吏部通校有無水旱屯兵視其增耗而黜陟之自漢武帝用桑宏羊始立榷酤法民間粟麥歲為酒所耗者十常二三宜禁天下酒麯自京師及州郡官務仍舊不得酤販出城其縣鎮鄉村權行停止不報三年坐捕蝗不如期貶川州刺史削官一階解職上御便殿召左諫議大夫奚饠翰林待制劉仲誨秘書少監伊喇子敬訪問古今事少間饠從容請曰梁肅材可惜解職

太重上曰卿言是也乃除河北東路轉運副使是時斡罕亂後兵食不足詔肅措置沿邊兵食移牒肇州北京廣寧鹽塲許民以米易鹽兵民皆得其利四年通檢東平太名兩路戶籍物力稱其平允他使者所至皆以苛刻增益為功百姓訴苦之朝廷勑諸路以東平大名通檢為準於是始定七年父憂去官起復都水監河決李固詔肅視之還奏決河水六分舊河水四分今障塞決河復故道為一再決而南則南京憂再決而北則山東

河北皆可憂不若止於李固南築隄使兩河分流以殺
水勢便上從之改大理卿尚輦局巴哩巴舒穆嚕阿爾
噶與釘校匠陳外爾共盜宫中造車銀釘葉肅以阿爾
噶監臨當首坐他寺官以陳外爾為首抵死上曰罪疑
惟輕各免死徒五年除名時東京久不治上自擇肅為
同知東京留守事遷中都都轉運使轉吏部尚書上疏
論臺諫大旨謂臺官自大夫至監察諫官自大夫至拾
遺陛下宜親擇不可委之宰相恐樹私恩塞言路也上

嘉納之復請奴婢不得服羅上曰近已禁奴婢服明金
矣可漸行之肅舉同安主簿高旭除平陽酒使肅奏曰
明君用人必器使之旭儒士優於治民若使坐列肆榷
酒酤非所能也臣愚以為諸道鹽鐵使依舊文武叅注
其酒稅使副以右選三差俱最者為之上曰善改刑部
尚書宋主屢請免立受國書之儀世宗不從及大興尹
璋為十四年正旦使宋主使人就館奪其書而重賂之
璋還杖一百五十除名以肅為宋國詳問使其書略曰

盟書所載止於帝加皇字免奉表稱臣稱名再拜量減歲幣便用舊儀親接國書兹禮一定於今十年今知歲元國信使到彼不依禮例引見輒令迫取於館姪國禮體當如是耶往問其詳宜以誠報肅至宋宋主一一如約立接國書肅還附書謝其略曰姪宋皇帝謹再拜致書于叔大金應天興祚欽文廣武仁德聖孝皇帝闕下惟十載遵盟之久無一毫成約之違獨顧禮文宜存折衷矧辱函封之貺尚循躬受之儀既俯迫於輿情嘗屢

仲于誠請因歲元之來使遂商榷以從權敢勞將命之還先布鄙悰之懇自餘專使肅控請祈肅還至泗州先遣都管趙王府長史圖們富尼瑪入奏世宗大喜欲以肅為執政左丞相良弼曰梁肅可相但使宋還即為之宋人自此輕我矣上乃止久之為濟南尹上疏曰刑罰世輕世重自漢文除肉刑罪至徒者帶鐐居役歲滿釋之家無兼丁者加杖准徒今取遼季之法徒一年者杖一百是一罪二刑也刑罰之重於斯為甚今太平日久當

用中典有司猶用重法臣實痛之自今徒罪之人止居作更不決杖不報未幾致仕起復彰德軍節度使召拜參知政事上謂侍臣曰梁肅以治入異等遂至大任廉吏亦可以勸矣肅奏漢之羽林皆通孝經今之親軍即漢之羽林也臣乞每百戶賜孝經一部使之教讀庶知臣子之道其出職也可知政事上曰善人之行莫大於孝亦由教而後能詔與護衛俱賜焉復上奏曰方今斗米三百人已困餓以錢難得故也計天下歲入二千

萬貫以上一歲之用餘千萬院務坊塲及百姓合納錢者通減數百萬院務坊塲可折納穀帛折支官兵俸給使錢布散行閭稍稍易得上曰縣欠院務許折納可也肅上疏論生財舒用八事一曰罷庶司通事一曰罷酒稅司杓攔人三曰天水郡王本族已無在者其餘皆遠族可罷養濟四曰裁減隨司契丹吏員五曰罷榷醋以利與民六曰量減鹽價使私鹽不行民不犯法七曰隨路酒稅許折納諸物八曰今歲大稔乞廣糴粟麥使錢

貨流出上曰趙氏養濟一事乃國家美政不可罷其七事宰相詳議以聞上又曰朕在位二十餘年鑒海陵之失屢有改作亦不免有繆戾者卿等悉心奏之肅論正員官被差權攝官有公罪及正員還任皆准去官勿論往往其人苟且不事其事乞于縣令中留十人備差無差正員官上曰自今權攝有公罪正員雖還而本職未替者勿以去官論之肅曰誠如聖旨肅與宰相奏事既罷肅跪而言曰四時畋獵雖古禮聖人亦以為戒陛下

春秋高屬時嚴寒馳騁於山林之間法官燕處亦足怡神願為宗社自重天下之福也上曰朕諸子方壯使之習武故時一往爾同知震武軍節度使鄧秉鈞陳言四事其一言外多闕官及循資擬注不得人上以問宰相張汝弼曰循資格行已久仍舊便肅曰不然如亡遼固不足道其用人之法有仕及四十年無敗事即與節度使豈必循資哉上曰仕四十年已衰老察其政蹟善者升之後政再察之善又升之如此可以得人亦無曠事

肅曰誠如聖訓肅論盜賊不息請無禁兵器上曰所在有兵器其利害如何肅曰他路則已中都一路上農夫聽置之似乎無害上曰朕將思之凡使宋者宋人致禮物大使金二百兩銀二千兩副使半之幣帛雜物稱是及推排物力肅自以身為執政昔嘗使宋所得禮物多當為庶民率先乃自增物力交十餘貫論者多之二十三年肅請老上謂宰相曰梁肅知無不言正人也卿等知而不言朕實鄙之雖然肅老矣宜從其請遂再致仕

詔以其子汝翼爲閤門祗候二十八年薨謚正憲

伊喇慥本名伊德爾契丹伊嚕勒部人通契丹漢字高書省辟契丹令史攝知除擢右司郎事正隆南伐兼契丹漢字兩司都事大定二年除真定少尹入爲侍御史母憂去官起復右司員外郎累官陳州防禦使左丞相赫舍哩良弼致仕上問誰可代卿者對曰陳州防禦使伊喇慥清幹忠正臣不及也遂名爲太府監尋改刑部侍郎十九年以按春等八明安自河南徙置大名東平

之境還爲大理卿被詔典領更定制條初皇統間參酌
隨唐遼宋律令以爲皇統制條海陵虐法率意更改或
同罪異罰或輕重不倫或共條重出或虛文贅意吏不
知適從夤緣舞法慥取皇統舊制及海陵續降通類校
定通其窒礙略其繁碎有例該而條不載者用例補之
特闕者用律增之凡制律不該及疑不能參决者取旨
畫定凡特旨處分及權宜條例内有可常行者收爲永
格其餘未可削去者别爲一部大凡一千一百九十餘

爲十二卷書奏詔頒行之賜銀幣有差頃之摘徙山東明安八穆昆于河北東路置之綽哈成格勒兩明安舊居之地詔無牛耕者買牛給之攝御史大夫數月改御史中丞兼司修國史遷刑部尚書改吏部尚書尋改大興尹駕幸上京顯宗守國使人諭之曰自大駕東廵京尹所治甚善我將有春水之行當益勤乃事還以所獲鵝鴨賜之有疾在告遣官醫診視復爲刑部尚書上還自上京以爲西京留守改臨洮尹卒

伊喇子敬字同文本名鄂克多囉遼五院人曾祖巴格同平章事父博囉准備任使官都統杲克中京遼主西走留博囉督輜重已而輜重被掠博囉乃自髡逃于山林子敬讀書好學皇統間特進伊喇因修遼史辟爲掾屬遼史成除同知遼州事舊本廳自有占地歲入數百貫州官歲取其課地主以爲例未嘗請辯子敬曰已有公田何爲更取民田竟不取秩滿郡人請留于行臺省不許天德三年入爲翰林修譔遷禮部郎中正隆元年

諸將廵邊詔子敬監戰軍帥以戰獲分將士亦以遺子敬子敬不受及還入見海陵謂之曰汝家貧而不苟得不受俘獲朕甚嘉之凡同行官僚所取者皆没入於官其後詔子敬宴賜諸部諭之曰凡受進例遣宰臣以汝前能稱職故特命汝使還遷翰林待制大定二年以待制同修國史是時斡罕餘黨散居諸明安穆昆中詔子敬往撫之仍宣諭明安穆昆及州縣漢人無以前時用兵相殺傷挾怨輒害契丹人使還改秘書少監兼修起

居注修史如故詔曰以汝博通古今故以命汝常召入講論古今及時政利害或至夜半子敬有良馬平章政事完顏元宜索之子敬以元宜為相不與至是元宜乞致仕罷為東京子敬乃以此馬贈行識者韙之是時布薩忠義伐宋宋請和而書式疆界未定子敬與秘書少監舒穆嚕頤修起居注張汝弼侍便殿上曰宋主求成反覆無信喜為夸大子敬對曰宋人自來浮辭相欺求書言海陵敗于采石大軍北歸按兵不襲俾全師而還

海陵未嘗敗于釆石其譎詐多此類也回書宜言往者大軍若令渡江宋國境土必為我有上曰彼以譎詐我以誠實當以理折之遷右諫議大夫起居注如故上幸西京州縣官入見明安穆昆不得隨班子敬奏軍民一體合令明安穆昆隨入見上嘉納之於是責讓宣徽院及端午朝會詔依子敬奏行之子敬言山後禁獵地太廣有妨耕墾上用其言遂以四外獵地與民遷秘書監諫議起居如故子敬與同知宣徽院事伊喇錫勒塔

干兵部侍郎伊喇諳達太子少詹事烏庫哩薩哈自代
上不許子敬與同簽宣徽院事伊喇錫勒塔干侍上曰
亡遼不忘舊俗朕以為是海陵習學漢人風俗是忘本
也若依國家舊風四境可以無虞此長久之計也世宗
將如涼陘子敬與右補闕鈕祜祿額特埒左拾遺楊伯
仁奏曰車駕至和爾和西北招討司囿於行宮之內地
矣乞遷於界上以蔽屏環衛上曰善詔尚書省曰招討
錫里庫可徙界上治蕃部事都監薩巴仍於燕子城治

明安穆昆事上與侍臣論古之人君賢否子敬奏曰陛下凡與宰相謀議不可不令史官知之上曰卿言是也轉簽書樞密院事同修國史出為河中尹請老河中地熱上恐子敬不耐暑改興中尹子敬女自懿州來興中省謁遇盜途中剽掠其行李且盡既而還之謝曰我輩初不知為府尹家也尹有德於民尚忍侵犯耶徙咸平廣寧尹二十一年致仕卒於家年七十一子敬嘗使宋及受諸部進貢所受禮物皆散之親舊及卒家無餘財

其子質宅以營葬事

贊曰金制尚書令左右丞相平章政事是謂宰相左右丞參知政事是謂執政大抵因唐官而稍異焉因革不同無足疑者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宰相執政豈異道邪蘇保衡翟永固魏子平孟浩梁肅皆當時之賢執政也伊喇慥子敬有其才適其時而位不及者亦命也夫

金史卷八十九

金史卷九十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二十八

趙元　伊喇道本名按　高德基

馬諷　完顔鄂博庫　劉嶶柔

賈少沖子益　伊喇鄂爾多一名巴錦

珠勒根彦忠一名斡克山　張九思

高衎　楊邦基　丁暐仁

趙元字善長涿州范陽人遼天慶八年登進士第仕至尚書金部員外郎遼亡郭藥師為宋守燕以元掌機宜文字王師取燕藥師降樞密使劉彦宗辟元為本院令史天會間同知薊州事有賊殺人横道官吏圜視莫知所為路人耕夫聚觀甚衆元指田中釋耒而來者曰此賊也叱左右縛之遂伏僚吏問其故元曰偶得於眉睫間耳其後朝廷立磨勘格凡嘗仕宣和者皆除名籍元

在磨勘中齊國廢置行臺省于汴選名士十餘人備官屬元在選中授行兵部郎中行臺徙大名再徙祁州及宗弼再取河南元皆攝戶部事賦調兵食取辦天眷三年為行臺右司員外郎因有殺人當死者行臺欲宥之元不從反覆數四勢不可奪乃仰天嘆曰如殺人者可宥死者復何辜何欲徼巳福而亂天下法乎行臺竟不能奪改左司員外郎攝吏部事在行臺凡十年吏事明敏宗弼深知之行臺或有事上相府宗弼必問曾經趙

元未也其見重如此為同簽汴京留守事改同知大名尹用廉遷河北西路轉運使歷彰德武勝等軍節度使以老致仕卒于家

伊喇道本名按宗室伊喇古為山東東路兵馬都總管辟掌軍府簿書往來元帥府計議邊事右副元帥宗弼愛其才召為元帥府令史補尚書省令史特除監察御史再遷大理丞兼工部員外郎海陵南伐使督運芻糧所在盜起道路梗澁間關僅至淮南上謁承問具言四

方盜賊狀海陵惡聞其言杖之七十使督戰艦渡江會海陵死軍還大定二年除工部郎中奉詔招撫諸奚是時茂巴爾明安下穆昆實埒等欲降制於明安和卓不敢即降道發兵掩襲和卓子婦孫男女甥及穆昆瑠珠及佛寧博索妻孥是日適斡罕遣博索發茂巴爾明安軍博索聞其家人被獲遂降改禮部郎中從討斡罕佩金牌與應奉翰林文字額哩頁招降叛奚奉使河南勸課農桑密訪吏治得失累遷御史中丞同修國史廉問

職官殿最還奏上曰職官貪汙罪廢其餘因循以苟歲月今廉能即與升除無以慰百姓愛留意可就還秩秩滿升除於是廉能官景州刺史耶律補進一階單州刺史舒穆嚕錦嘉努泰寧軍節度副使尹昇卿寧陵縣令監邦彥濬州司候張匡福各進兩階貪汙官同知濬州防禦使事富色克真定縣令特黙格並免死杖一百五十除名同知雎州事烏克遜阿里布杖一百削四階非奉旨不得錄用於是道改同知大興尹事詔曰京師士

民輻輳犯法者衆罪狀自實毋爲文所持斷之以公可
也朕嘗諭執政必不以小苛譴卿勉副朕意遷刑部尚
書尚廐局使宗虁副使舒穆嚕成格勒私用官芻事覺
尚廐局隷點檢司刑部當自問點檢烏凌阿天錫屬刑
部使輕其罪刑部以付大興府鞫治於是道及天錫郎
中丁暐仁皆坐解職尋起爲大理卿兼簽書樞密院事
再遷西京留守卒

高德基字元履遼陽渤海人皇統二年登進士第六年

為尚書省令史海陵為相專愎自用人莫敢拂其意德基每與之詳辨及簒位命左司郎中賈昌祚諭旨曰卿公直果敢今委卿南京行省勾當未行會海陵欲都燕京命德基攝燕京行臺省都事改攝右司員外郎除户部員外郎改中都路都轉運副使遷户部郎中正隆三年詔左丞相張浩參知政事敬嗣暉營建南京宫室明年德基與御史中丞李籌刑部侍郎蕭中一俱為營造提點海陵使中使謂德基等曰汝等欲乘傳往邪欲乘

已馬往邪銀牌可於南京尚書省取之籌乞先降銀牌

復遣中使謂籌曰牌之與否當出朕意爾敢輒言豈以

三人中官獨髙邪遂杖之二十遣乘巳馬往德基中一

乘傳往轉同知開封尹大定三年以察廉治狀不善下

遷同知北京路都轉運使事是年秋土河泛濫水入景

城德基遽命開長樂門疏分使入御溝以殺其勢水不

能為害遷刑部侍郎七年改中都路都轉運使九年轉

刑部尚書有犯罪當死者宰相欲從末減德基曰法無

二門失出猶失入也不從及奏上曰刑部議是也因名
諸尚書諭之曰自朕即位以來以政事與宰相爭是非
者德基一人而已自今部上省三議不合即具以聞為
宋主生日使及還宋人禮物外附進臘茶三千胯不親
封署德基曰姪獻叔而不署是無名之物也却之十一
年改戶部尚書德基上疏乞免軍須房稅等錢減農稅
及鹽酒等課未報隨朝官俸粟折錢增高市價與之多
出官錢幾四十萬貫上使人諭之曰卿為尚書取悅宰

執近臣濫出官錢卿之官爵一出於朕奈何如此於是決杖八十戶部郎中王佐員外郎盧彥沖同知中都轉運使劉㧊副使舒穆嚕長壽支度判官韓鎮左警巡使李克勤右警巡使李實判官强銳昌姚宗奭尼瑪哈達希布皆杖有差詔自大定十一年八月郊祀赦後尚書省御史臺戶部轉運司警巡院多支俸粟折錢皆追還之德基降蘭州刺史王佐大興府推官盧彥沖河北西路戶籍判官劉㧊東京警巡使舒穆嚕長壽東京留守

推官韓鎮河東南路户籍判官李克勤通遠縣令李寶清水縣令强鋭昌姚宗爽尼瑪哈達希布皆除司侯大定十二年德基卒年五十四子錫

馬颯字良弼大興漷陰人國初以燕與宋颯游學汴梁登宣和六年進士第宗翰克汴京颯歸朝復登進士第調蔚州廣靈丞遷雄州歸信令境有河曰八尺口每秋潦漲溢害民田颯視地高下疏决之其患遂息召為尚書省令史除獻州刺史天德初改寧州民有告謀不軌

者株連數十百人諷察其無狀乃究問告者告者具伏其誣衆懽呼感泣再遷南京副留守入為大理少卿是時高禎為御史大夫素貴重繩治無所避權貴憚其威嚴乃以諷及張忠輔為中丞欲有以中傷之者諷忠輔皆文吏巧法不能與禎絲髮相假借禎畏其害已因訴于海陵海陵以禎太祖舊臣每慰安之諷改大理卿歲餘出為順天軍節度使大定二年復為大理卿遷刑部尚書改忠順軍節度使致仕卒

完顏鄂博庫會寧府海古勒寨人年十三充女直字學生補上京女直吏再習小字兼通契丹文字充尚書省令史天德初除吏部主事鞫問扎蘭路詐襲穆昆事人稱其能擢右拾遺海陵謂之曰吾始聞汝名試以吏部主事今計其實優於所聞遠矣累遷右司郎中從海陵伐宋至淮南聞世宗即位于遼陽鄂博庫入白其事海陵沈思良久曰卿等始聞之邪我已知之遣人往矣此大事勿泄于外大定二年秩滿當代世宗喜其善敷奏

特詔再任謂宰臣曰鄂博庫為人公忠後來有如斯人者卿等宜薦舉之其見知如此斡罕已平詔罷契丹明安穆昆其元管户口及從斡罕作亂來降者皆隸女直明安穆昆遣鄂博庫於明安穆昆人户少處分置未經罷去明安穆昆合承襲者仍許承襲賑贍其貧乏者仍括買契丹馬匹官員年老之馬不在括限頃之世宗以諸契丹未嘗為亂者與來降者一槩隸女直明安中非是未嘗為從亂可且仍舊平章政事完顏元宜奏已遷契

丹所棄地可遷女直人與不從亂契丹雜處上以問右丞蘇保衡參政石琚皆不能對上責之曰卿等每事先熟議然後奏有問即對豈容不知此保衡琚頓首謝上曰分隸契丹以本明安租稅給贍之所棄地與附近女直人及餘戶願居者聽其明安穆昆官選契丹官員不預亂者充之改同知大興尹遷橫海軍節度使初到官讞囚能得其情人以為不冤五年卒官

劉徽柔字君美大興安次人天眷三年擢進士第初為

真定欒城主簿轉開遠軍節度掌書記遷洪洞令徽柔
明敏善聽斷縣人楊遠者投牒于縣以為夜雨屋壞壓
其姪死號訴哀切徽柔熟視而笑曰汝利姪財而殺之
乃誣雨耶叱付獄其人立伏曰公神明也不敢延死遂
寘於法秩滿縣人遮滿不得去者彌日為立生祠刻石
頌德正隆二年入為大理評事遷司直大定二年同知
河東南路轉運使事以廉第一改知平定軍入為大理
少卿七年知磁州改同知南京留守事十月遷中都路

轉運使卒官

賈少冲字若虛通州人勤學日誦數百千言家貧甚嘗道中獲遺金訪其主歸之天會中再伐宋調及民兵少冲甫冠代其叔行雖行伍間未嘗釋卷中天眷二年進士劉筈欲以妹妻之少冲辭不就曰富貴當自致之調營州軍事判官遷定安令蔚州刺史恃貴不法屬吏畏之每事輒曲從其意少冲守正不阿用廉進官一階再遷吏部主事定武軍節度副使河中府判官海陵寖以

失道少沖謂所親曰天下且亂不可仕也秩滿乃不求仕大定二年詔御史臺與事累遷刑部郎中往北京決獄奏誅首惡誤牽連其中者皆釋不問全活凡千人以本職攝右司員外郎嘗執奏州名甚堅既退上謂侍臣曰少沖居下位有守如此除同知河間尹數月入為秘書少監兼起居注左補闕少沖外柔內剛每從容進諫世宗稱美之十四年為宋主生日副使宋國方有祈請上以意諭少沖少沖對曰臣有死無辱宋人別致珍異

少沖笑謂其人曰行人受賜自有常數寧敢以賂辱君命乎遂不受使還世宗嘉之遷右諫議大夫秘書起居注如故十七年請老除衛州防禦使遷河南東路轉運使召為太常卿兼秘書少監復請致仕不許改順天軍節度使卒少沖性夷簡不喜言利嘗教諸子曰蔭所以庇身管庫不可為也聞者尚之子益

益字損之少穎悟如成人大定十四年父少沖為秘書少監充宋主生日副使益侍行是時宋人常爭起立接

受國書之禮少冲問益曰卽宋人欲變禮持議不決柰何益曰守死無辱可謂使矣少冲大竒之中大定十九年進士調河津主簿丁父憂去官察廉起復磐山令補尚書省令史丁毋憂服闋除定海軍節度副使監察御史治書侍御史轉侍御史知登聞鼓院兼少府少監未幾改禮部郎中兼知登聞鼓院看讀陳言文字遷左司郎中改吏部侍郎兼蔡王傅以病免除鄭州防禦使陜西東路轉運使順天軍節度使大安初名為吏部尚書

有疾改安國軍節度使益調民夫修完城郭為戰守備按察司止之不聽曰治城守臣事也按察何預既而兵至以有備解去改橫海定國軍節度使道阻不赴宣宗初為吏部尚書益為侍郎相得歡甚貞祐二年至汴京訪益所在名為太常卿上防秋十三事與戶部尚書李革論遷河北軍民不便不報貞祐三年致仕元光九年卒

伊喇鄂爾多一名巴錦系出遼五院司通契丹字天會

三年伐宋隷軍中遇戰輒先登屢獲俘人有司上其功補尚書省令史十五年籍發諸部兵於山後將與右丞蕭慶會時宫軍竄而南者凡數千鄂爾多以兵邀擊之盡獲其輜重財物悉送有司而去一毫弗取以勞遷修武校尉宗弼復河南鄂爾多督諸路師臣進討事定以勞遷宣武將軍時六部未分乃以為兵刑二部主事未幾遷右司都事皇統二年授大理正歷同知昭德軍節度使事以廉陞益州防禦使正隆間轉同知北京留守

會伊克河闌子山等明安契丹謀亂時方發兵討之別遣鄂爾多押軍南下至松山縣為賊黨講格所執且欲推為盟主要以契約鄂爾多怒曰我受國厚恩豈能從汝反耶寧殺我契約不可得也賊知不可屈乃困辱之使布衣草履逐馬而行且欲害之鄂爾多說其監奴因得脫還六年九月改北京路轉運使大定初為慱州防禦使再遷利涉軍節度使先是有農民避賊入保郡城以錢三十千寄之鄰家賊平索之鄰人諱不與訴于

縣縣官以無契驗却之乃訴于州鄂爾多陽怒械繫之
捕其鄰人闢以三木詰之曰汝鄰乙坐刼殺人指汝同
盜鄰人大懼始自陳有欺錢之隙乃責歸所隱錢而釋
之郡人駭服改通遠節度使卒
珠勒根彥忠本名斡克山哈斯罕人也好學通吏事天
會十四年選充尚書兵部孔目官陞尚書省令史兼右
司都事七年改大理丞為會寧少尹進同知會寧府事
入為尚書吏禮部郎中貞元二年進本部侍郎海陵庶

人凡有所疑常使彦忠裁決彦忠據法以對間有不合則名讓之彦忠執奏如前終無阿曲同列咸為懼彦忠固執不變海陵壯之明年除御史中丞歷尚書戶部侍郎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海陵南伐除南京路都轉運使大定二年改大名尹兼本路兵馬都總管四年入為刑部尚書詔規措北邊艱食戶口及泰州臨潢接境度宜安置堡戍七駐兵萬三千芻糧之用就經畫之還朝未及入對以疾卒年五十三彦忠性孝友嘗使宋所得金帛盡分兄

弟親友贈榮禄大夫命有司致祭并以銀絹賜其家

張九思字全行錦州人皇統初補行臺省女直譯史除同知易州事三遷亳州防禦使歸德尹劉仲延受宋國歲貢於泗州九思副之往歲受歲貢者每以幣物不精責宋使者宋使者私饋銀幣各直數百千以為常九思獨不肯受仲延從之自是私饋遂絶自大理評事再遷大理少卿清池令雙申自陳父虔天眷初知永安軍遇叛寇孟邦傑廹而脅之不從遂被害乞正班用廕大理寺

議虔子正合雜班叙九思曰虔奮不顧身守節以死其子正班用廕以勸忠孝世宗從九思議改工部郎中大興少尹同知中都都轉運使事轉刑部侍郎改工部九思所守清約然急於進取一切以功利為務率意任情不恤百姓詬撿括官田凡地名疑似者如皇后店太子莊燕樂城之類不問民田契驗一切籍之復有鄰接官地冒占幸免者世宗聞其如是名還戒之曰如遼時支撥地土及國初元帥府拘刷民間指射祖田近歲冒為己業

此類當拘籍之其餘民田一旦奪之則百姓失業朕意豈如此也轉御史中丞九思言屯田明安人為盜徵償家貧輒賣所種屯地凡家貧不能徵償者止令事主以其地招佃收其租入估賈與徵償相當即以其地還之臨洮尹完顏讓亦論屯田貧人徵償賣田乞用九思議詔從之遷工部尚書年髙愈自用上謂左丞張汝弼曰九思耄矣頗執强自用欲令外補何如於是九思男若拙為尚書省令史冒塡詔勑事覺亡命汝弼因奏其事

上曰九思豈不知若拙處邪可免其官捕若拙獲日授職九思聞命惶懼因感疾卒

髙衎字穆仲遼陽渤海人敏而好學自少有能賦聲同舍生欲試其才使一日賦十題戲之衎執筆恬然未暮十賦皆就彬彬然有可觀年二十六登進士第乞歸養逾二年方調鄜陰丞名為尚書省令史除右司都事母喪去官起復吏部員外郎攝左司員外郎王彦潛常大榮李慶之皆在吏部選中吏部擬彦潛大榮皆進士第

一次當在慶之上彥潛洺州防禦判官大㮣臨海軍節度判官慶之瀋州觀察判官左司郎中賈昌祚挾私欲與慶之洺州詭曰洺雖佳郡防禦幕官在節鎮下乃改擬彥潛臨海軍大㮣瀋州慶之洺州慶之初赴選昌祚以慶之為會試詮讀官而慶之弟慶雲為尚書省令史多與權貴游海陵心惡之嘗謂左右司昌祚必與慶之善闞大奉國臣者遼陽人永寧太后族人先為東京警巡院使以贓免去欲因太后求見海陵不許衎與奉國

臣有鄉里舊擬為貴德縣令海陵大怒於是昌祚衍吏部侍郎馮仲等各杖之有差慶雲決杖一百五十罷去未幾仲昌祚慶雲皆死衍降為清水縣主簿兵部員外郎攝吏部主事楊邦基降宜春縣主簿吏部主事宋仝降瀰陰縣主簿尚書省知除楊伯傑降閭陽縣主簿居二年為大理司直遷戸部員外郎同知中都都轉運使太常少卿吏部郎中大定初轉左司郎中世宗孜孜求諫羣臣承順旨意無所匡正上曰朕初即位庶政多未

諳悉實賴將相大臣同心輔佐百姓且上書言事或有所補夫聽斷獄訟簿書期會何人不能如唐虞之聖猶曰稽于衆舍己從人正隆專任獨見不謀臣下以取敗亂卿等其體朕意使衎傳詔臺省百司曰凡上書言事或爲有司沮遏許進表以聞遷吏部尚書每季選人至吏部託以檢閱舊籍謂之檢卷有滞留至後季猶不得去者衎三爲吏部知其弊歳餘銓事修理選人便之五年爲賀宋國生日使中道得疾去職大定七年卒

楊邦基字德懋華陰人父絢宋末為易州州佐宗望伐宋蔡靖以燕山降易州即日來附絢被殺邦基年十餘歲匿宋舍中得免既長好學天眷二年登進士第調灤州軍事判官遷太原交城令太原尹圖克坦恭貪汙不法託名鑄金佛命屬縣輸金邦基獨不與圖克坦恭怒召至將以手持鐵拄杖撞其面邦基不動秉德廉察邦尹與九縣令皆免去邦基以廉為河東第一名為禮部主事以兵部員外郎攝吏部差除坐銓注李慶之大興

國努與高衎等皆貶官邦與降坊州宜春簿轉高密令

大定初尚書省擬邦基刑部郎中世宗曰縣官即除郎

中如何太師張浩對曰邦基前為兵部員外郎矣且其

人材可用上許之改太府少監知登聞檢院為祕書少

監遷翰林直學士再遷祕書監兼左諫議大夫修起居

注中都警廵使張子衍與邦基姻家子衍道中遇皇太

子衛杖立馬市門不去繖衛士訶之子衍以鞭鞭衛士

訶已者御史臺劾奏子衍邦基見臺官為子衍求解及

入見顯宗求脱子衍罪詔削子衍官兩階邦基坐削官一階出為同知西京留守事徙山東東路轉運使永定軍節度使致仕大定二十一年卒邦基能屬文善畫山水人物尤以畫名當世云

丁暐仁字藏用大興府宛平人曾祖奭祖惟壽父筠以吏補州縣所至有治聲其後致仕杜門不出鄉里有鬬訟者不之官而就筠質焉暐仁沖澹寡欲讀書之外無他好遼季避難雖間關道塗未嘗釋卷皇統二年登進

士第調武清縣丞縣經兵革後無學校暐仁名邑中俊秀子弟教之學百姓欣然從之調磁州軍事判官是時詔使廉察官吏暐仁以廉攝守事遷和川令前令罷耎不事事群小越法干禁無所憚暐仁申明法禁皆屏息或走入他縣以避之有董祐者最强悍畏服暐仁以刀斷指誓終身不復犯法凡租賦與百姓前為期率比他邑先辦歷北京推官再遷大理司直以憂去官尋起復大定三年除定武軍節度副使而節度使同知皆闕暐

仁為政無留訟改大理丞吏部員外郎轉戶部郎中於是賈少沖為刑部郎中上謂左丞相赫舍哩良弼曰少沖為人柔緩不稱刑部之職其議易之乃以暐仁為刑部郎中坐尚膳局官私用官物違格付大興府鞫問解職改祁州刺史祁州為定武支郡士民聞暐仁之官相率歡迎界上相屬不絕改同知西京留守事首興學校以明養士法遷陝西西路轉運使大定二十一年卒官

贊曰吏之興其秦之季邪吏有選試其遼金之際耶其

文從一從史守法不貳之謂耶守法不貳斯真吏矣巧
者舞文以亂法窒者執一而弗通此皆吏道之自失者
也髙術髙德基張九思之徒皆詭法以自失者矣

金史卷九十